

序

赵
开
山

这是一个陌生人打来的陌生电话，却使我阅读了一本将要出版的新书，认识了一位远在敦煌的作者。

这位作者叫麻守仕，在敦煌任教二十年，坚持创作二十年，厚积薄发，结集出版了散文随笔集《情系阳关——刻在阳关的印痕》。我爽快地接受了作者的委托，为他的新书写一点东西，也算是序。

让我感触最深的是，阳关本身就是一座文化的丰碑。自从赵破奴率领大军，一路风卷残云般地把匈奴人驱逐到了更为辽远的西域，作为胜利象征的阳关，就被无情的风雨雷电浸染、拍打、轰击了两千多年，就被有情的文人骚客讴歌、吟诵、赞美了两千多年。唐人的一曲《阳关三叠》，早就穿透时空，把阳关古道植入了华夏民族的难灭的骨髓，成了敦煌文化不朽的基因。历朝历代有关阳关的歌赋、诗词、文章，更是汗牛充栋，蔚为大观。然而，麻守仕作为离阳关最近的一位有心机、有才情的作家，与古阳关零距离地接触，面对面地观察，多角度地思考，一坚持就是二十多年。因此，阳关在他的心中地位最重，在他的笔下情感最浓，色彩最饱和。作者在这本书中共收集散文随笔 76 篇，直接写阳关的就占到了四分之一。其他篇

幅虽不是直接写阳关,但也贯穿了阳关情结,渗透了阳关的精气神。

倾听,本来是人与人交流沟通的一种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。听对方的心声,听对方的教诲,付出的是真心,得到的是真情。而作者把阳关也当成了尊者、智者,当成了一位历史的老者,听他的心跳,听他的不言之声,听他穿透风云的呐喊,听他走出历史隧道所承载的回声,听出了作者的震撼与感悟。正如他在《聆听阳关》中说,烽燧半墩,积薪裸露。狼烟已逝,沧海桑田。就是这墩烽燧倔强而执着,在肆虐风沙和漫长岁月的冲刷中一路走来,尽管千疮百孔,但它对边关战事和历史烟云反复的见证却保持得那么的完整,这种近乎苍凉的完整中透着一股让人无可名状的寂寞,越是经历过绿山秀水高原大川的人们,这种感觉就会越强烈。我执着地认为,这种让心灵的震撼感觉才是阳关古文化的灵魂和魅力。

在作者的笔下,阳关并不是孤烽独燧,并不只是一个文化的符号,而是一个生态大环境,陪它站立两千年的岁月,迎风抵沙,经雨抗晒,一路走来的还有更多的绿色生命。是胡杨,使古阳关有了憧憬,有了希望,有了力量,有了千年不倒的精神榜样。是怪柳,给古阳关一道独特的风景,任由炽热的阳光炙烤,任凭肆虐的沙暴来袭击。是沙枣树,保护了阳关保护区内那一片一片极为罕见的大漠湿地,涵养着阳关境内有限的水源,为阳关的生态铸就了一道道坚固的绿色长城。因此,被作者称之为“阳关脚下的三姊妹”。同时,阳关的清明雪、阳关的夏时雨、阳关的白鹭鸟、阳关的野麻花、阳关的葡萄飘香,和《阳关三叠》一起,成为作者书中的绝唱。柔和的笔调,细腻的情感,读来也透着一股清新的风,流进读者心田的也是一种文化的积淀和渲染。

在阳关,作者感受强度沙尘暴,又给了人们另外一种感受和体验。沙尘暴,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词汇,一刮就是天地旋转,一刮就是日月昏暗,一刮就是关山迷途。阳关的沙尘暴,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,就不是一般的人所能遇得到的,所能想象得来的。这种场面可能让唐代的边塞诗人遇上了,因此才有了岑参笔下“一川碎石大如斗,随风满地石乱走”的惊呼。没想到作者麻守仕在阳关下的大漠深处,也遇到了“平沙莽莽黄入天”的场景。正如他描写

的,这时铺天盖地般黑漆漆阴森森的沙暴已逼近了我们,只见数万丈高的沙土在大风推动下来回翻滚,如众鳞交缠,如黑云压顶,如万马奔腾,如决堤之水排山倒海,又如一道冰冷的万丈悬崖顷刻间哗然倒向我们,沙暴所到之处一切都被吞噬得无影无踪,我们这座渺小的人墙自然也不例外。

作者把这种阳关情结,向更广阔的写作领域延伸和拓展,关注阳关古今的社会,体验校园内外的生活,感悟讲台上下的人生。因此有了他“编辑有约”专辑的所思所想,有了他“说长道短”专辑的所悟所感,有了他“生活漫笔”的所记所载。由此看来,作者并不是生活的匆匆过客,也不是阳关的漫漫浮云,而是一个社会生活的思考者、时代风云的观察者和人生里程记录者。文不在长短,只要有真情实感就能打动人心;话不在多少,只要有真知灼见就能力透纸背。麻守仕的散文,做到了这一点,这是一种文学的责任。

话从两头说,文从两面看。虽然,麻守仕的散文随笔有一种灵性之美,单纯而不杂乱,清新而不浑浊,但读来读去,又感到中规中矩,平铺直叙,没有波澜,缺就缺少一种大气之美,还需要一种超常的想象力,还需要一种思维空间开拓的纵深度,还需要锤炼自己的语言功力。道理就在于文无止境!

是为序!

2014年8月19日于酒泉

自序

记得,在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,父亲一再叮嘱我,咱是农村娃,先保证把饭碗揽到手再说吧。父亲的这个最低目标,只有师范院校是没有风险的。

三年后,当我走出学院的大门时,正值教师这一行当“臭了街”的时候,尽管心里盘算着要为教育事业奉献青春和年华,但拖欠到半年不见工资的现状,让人举步维艰。我离开故土一路西行,来到大漠深处的阳关。

当校长郑重其事地问我“可否有能力带班”的时候,我觉得这个话题真有些滑稽。开学不久,就遇上每年一度的勤工俭学,先是摘瓜、摘棉花(后因中央电视台《焦点访谈》曝光,这项活动被取消),接着是埋葡萄。尽管,为了证明自己带班的水平不差,每次出发前我都要特意强调安全,但意外事故仍是不可避免。有一天,在农户掏瓜子时,一名男生的手被砍刀划出一道缝,望着不断流出的鲜血,我立即骑上自行车送他去乡卫生院。好在家长通情达理,不但没找我的麻烦,就连我交的医药费都被如数退了回来。

这些不断袭来的淳朴人情和感动,让我没有理由搁浅手中的笔。五年的坚守,阳关丰富的人文景观、自然遗迹、乡土风

情，均给了我莫大的收获。特别是那些刻在阳关的时代印痕，让我的思绪充满激情。暑假的一天，我在市二中的校园内碰到该校的校长，便鼓起勇气向他自我介绍。校长看着有些窘迫的我，便开门见山地对我说：“小伙子的语文功底不错，这事我早就知道的，只可惜学校缺的是理科老师啊！”听完校长的话我有些要窒息：“我不是文科老师，我是教数学的！”校长有些诧异地盯了我一阵子才说：“那明天你把毕业证拿过来让我瞧瞧吧！”望着校长远去的背影，心里真的是百感交集、五味俱全。

秋季开学时，我来到了市二中的校园。记得当时初一共有十三个班，校长安排我去带初一（7）班。就在离开他办公室时，他语重心长地告诉我：“小伙子，好好带你的班，上好课争取早日出成绩，以免让人以为你是靠关系来到市二中混日子的。”听完校长的话，我的眼眶里有些湿润。

在后来的日子里，为了证明我的存在，在带好班上好课的同时，我努力拿到了数学本科文凭。更让我欣喜的是，由于家长们的积极配合，我带这个平行班竟然成了别人参观的班。每当我看到校长在流露出满意的神情，我明白，我没有让领导觉得他们的决定是错误的。

三年后，敦煌市委市政府为解决敦煌学子上高中难的问题，敦煌人民齐心协力创办了敦煌市第三中学。暑假，三中开始向全市招考高中老师，我便跑到市教育局报了名。起初以为，只不过是自不量力地挣扎罢了。让我意外的是，在我试讲完课准备离开三中时，主管教育的副市长突然叫住了我：“年轻人，我没记错的话，你应该是一名语文老师，怎么转行教数学呢？”我赶忙把毕业证递给她。

她看完后，再次抬头与我默默对视良久，然后转身对局长说：“难能可贵啊，一名数学老师，竟然还能写好文章，这样的老师我们没理由拒绝呀！”局长兴奋地冲我说：“还不赶快谢谢副市长，领导都表态了，你这事不就定下来啦！”我赶忙冲她鞠躬道谢。不料她却一脸严肃地对我说：“先别急着谢，要是在新的岗位上干不出成绩，我们照样让你原路返回！”为了这份信任，为了这份嘱托，在后来的十年内，我不问世事，以校为家，不但给学校带出三个敦煌

市状元，自己还考上了西北师大数学在职教育硕士。让我想不到的是，看似我在成就着学生，其实学生也在不断成就着我。经过十余年高中教学历练的我，目光和思维已经跳出校园，触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。

有一年高考结束不久，我慕名跑去拜谒渥洼池畔的梅花泉。当我艰难地爬上斜坡时，只见五枚泉眼已经枯竭，池中仅有的浊水散发着刺鼻气味，梅花泉四周那些柳树，都已显得老态龙钟，树下枯枝败叶，狼藉一片。特别是梅花泉右上方那棵斜横着的柳树，原本一尺来粗的树干，莫名其妙地裂成木槽，不知谁还在其间放了火，焦黑的树干却坚强地挺立着，树梢处还执着地泛着点绿色，我真不明白这棵柳树究竟是在死中活着，还是在活中死去！

五年后，当我再次来寻访梅花泉时，它以彻底地消失了。原本碧绿的草坪，已成干的荒坡，四周原本茂密的柳树只剩下几截断桩，在凛冽的大漠风中，呜咽着一曲悲壮的歌，那曾经的几许清凉也成为一段凄楚的记忆。我悲伤得几乎要落泪，同行的当地朋友也有些伤感地说：“都是水位下降惹的祸！”朋友指着院中锈迹斑斑的压井说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地下水很浅，两三米的压井就能压上水来，如今打到地下近百米却还不见水！

后来，朋友带我到阳关镇龙勒村西口，在那里，我见到了一段南北横着的土梁，土梁上建有水泥渠和闸板。朋友说这是原来村上灌地用的水渠，由于地下水位越来越低，它们就没有用武之地了，现在留给人们的也只剩一段故事。土梁西面原本与它相连接的湖泊，如今已干涸成为十几米深的峡谷，谷内只有几株干瘪的芦草，歪斜着佝偻的身躯，在流淌的黄沙中，执着地维护着自己的尊严。

短短几十年，敦煌有多少这样的水源在悄悄地远离我们的视线，那些年龄在四五十岁的人们，他们都能如数家珍地告诉我们。月牙泉在告急，莫高窟壁画在告急，敦煌周边的生态在告急。“决不能让敦煌成为第二个楼兰”已不是一句危言耸听的话！今天，在党的十八大生态文明建设的旗帜下，我终于来到新的岗位——敦煌阳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，荣幸地成了一名生态保护者。面对阳关保护区的山山水水、沟沟坎坎、花花草草，觉得能为阳关的生

态保护尽一点微薄之力，着实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。

二十年，转瞬即逝；二十年，青春不在；二十年，时光荏苒；二十年，早生华发。回望来路，尽管自己没有豪言壮语，但我可以坦坦荡荡地告诉每一个人：“我无愧于自己的良知，无愧于多年来领导对我的信任，无愧于自己曾经热爱的教育事业！”今后无论走到哪儿，三尺讲台给我的那份责任，那份担当，永远是我工作和生活的动力。

本书收录了笔者近三年对人生、对教育、对文化的感悟和反思，文章的编排也像我的心路历程：阳关——教育——生活——阳关。它记录了我逆境中的酸甜苦辣，也记录了我奋斗中的累累收获。面对它，我总会产生不虚此行的自豪感。尽管文字功底有限，没有优美的大篇，但行者的目光总是盯着前方。只要向前，就有希望！

我执着地认为。

目 录

Contents

第一辑 阳关印痕

- 003 聆听古阳关
- 005 阳关脚下三姊妹
- 009 阳关,不再是唐诗里的梦魇
- 011 野麻湾,留着时代文明烙印
- 013 阳关花季别样天
- 015 雪压古阳关
- 017 初春邂逅渥洼池
- 020 阳关的两座古董滩
- 026 感受阳关强度沙尘暴
- 029 梦回祁连山
- 032 大雪正撒玉门关
- 035 千里寻访河西走廊
- 041 阳关的坚守与追求
- 043 那些刻在阳关的印痕
- 046 阳关的真情记忆
- 050 站在阳关听雨声
- 052 渥洼池畔中秋月

第二辑 编辑有约

- 059 其实,我们的教育真的怕事
- 061 如何保障学生“舌尖上的安全”
- 063 “撕书”未必就能减压
- 065 程序化的演练,不如不练
- 067 别让营养午餐成为闹剧
- 069 职业教育不该是教育的伤痛
- 071 《办法》真不是教师的枷锁
- 073 家规只需传承无须制定
- 075 校车上户难,折射“不作为”
- 077 让学校关工委回归本位
- 079 “代写暑假作业”火爆的背后
- 081 “吊瓶班”吊出教育的寂寞
- 083 对“捐款”建小学的思考
- 085 法律保护学生的“犯错权”
- 087 切莫让学生书法课渐行渐远
- 089 体育,没必要这么夸张
- 091 学校禁烟不应只是口号
- 093 家风是孩子人格塑造的正能量
- 095 孩子“被灌药”,根在监管不力
- 097 别让“解题神器”成利器

第三辑 说长道短

- 101 “最着急”家长不应该是笑柄
- 103 研究生回家种地非“读书无用”
- 105 “中国式接送”非溺爱惹的祸

- 107 对“荣誉哥”生成的反思
- 109 立法能找回公众的公德吗
- 111 “自律协议”其实就是一张白纸
- 113 为好人撑腰是当务之急
- 115 狗运亨通是精神文化的匮乏
- 117 国人的道德焦虑何时休
- 119 斩断伸向诺贝尔奖的黑手
- 121 哄抢的背后不该是“撞死活该”
- 123 再说影视剧的教育功能
- 125 对一件皮夹克的思考
- 127 男子汉的魅力都去哪儿呢
- 131 耀眼明星们的哲学
- 133 孩子急出的早熟不等于聪明
- 135 感悟《当个没有遗憾的儿女》
- 139 珠算申遗成功的“尴尬”

第四辑 生活漫笔

- 141 海军背心的那点记忆
- 143 月如人，人如月
- 145 一只爱吃大豆的猫
- 147 从固定电话到手机
- 149 那些即将消失的记忆
- 152 永远铭记那只“干部”羊
- 155 生活感悟两则
- 157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
- 159 留住自行车的那些故事
- 161 流浪的爱情流浪的梦

- 163 难忘清明雪
165 老年和他的两个儿媳妇
167 狼口艰难脱险记
170 小雨的叹息
172 为青春留一座纪念碑
183 善待温柔的母爱
185 不得善终的路叔
188 致巴西世界杯
190 疯狂的李广杏
192 人和狗应该是有区别的
195 很思念抗洪的日子
198 后记

第一辑

阳关印痕

聆听古阳关

兴许是源于王维的那首千古绝唱，自我踏上古阳关的那一刻，就觉得自己对阳关的理解是很清晰的。于是，在这种心灵的激动和自豪中，我与古阳关守望了近五年。

再后来，带着古阳关的记忆我离开了，但心灵深处对古阳关的情结和膜拜始终未变，有多少次我曾梦回古阳关，策马扬鞭，驰骋于商贾穿行的阳关大道。

十五年后的今天，我终于有缘再次来到古阳关。这是一个骄阳似火的晴日，茫茫黑戈壁不断散发出逼人的暑气，让人举步维艰。当我踩过那古铜色的青砖汉瓦，面对那一幢幢在黄沙围困中仍然执着坚守的残垣断壁，我才真切地聆听到了来自远古的呢喃。正是这种心灵折碰，彻底颠覆了我对古阳关最初那肤浅而粗糙的认识。古阳关作为曾经丝绸之路之路上的重镇，它的兴衰，已不单纯是一城一池的远逝，而是阳关古文化的兴衰，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人们对古阳关的膜拜，就是对阳关古文化的膜拜。

阳关古道，大漠驼铃。边城关隘，殁于黄沙。在这里，古董滩永远是古阳关的名片。这片酷似沙海冲击的平整地带，是否掩埋着偌大的阳关古城，文明的历史说不清楚，商贾、游子、墨客更说不清楚。但千百年来，风沙过处的沙海，总是古董遍地，这告诉我们怎样的一种真实，是边关战事的惨烈，还是古阳关曾经的开放、繁荣和富庶？

烽燧半墩，积薪裸露。狼烟已逝，沧海桑田。就是这墩烽燧倔强而执着，在肆虐风沙和漫长岁月的冲刷中一路走来，尽管千疮百孔，但它对边关战事和历史烟云反复的见证却保持得那么的完整，这种近乎苍凉的完整中透着一股让人无可名状的寂寞，越是经历过绿山秀水高原大川的人们，这种感觉就会越强烈。我执着地认为，这种让心灵的震撼感觉才是阳关古文化的灵魂和魅力。正是这种力量，才会让无数游子文人墨客，对古阳关和阳关古文化的膜拜千百年来从未绝迹。

然而，阳关脚下崛起的新型特色农业，着实让阳关换了容颜。这里湖泊荡漾，碧草连天，溪水潺潺，鱼跃鸭游。走进这片绿海，小康民居院后古木参天，院前流水欢歌，真可谓“榆柳阴后檐，桃李罗堂前”。院门对面葡萄碧绿，阡陌纵横。葡萄原本是作为阳关人的支柱产业，但在转型跨越式发展的旗帜下，阳关人将葡萄转型为旅游农业，雨后春笋般兴起的农家园，清一色地建在葡萄长廊内。坐在廊内面对苍翠欲滴的葡萄，品一壶老酒，吃一顿农家饭，再听一段阳关三叠，古阳关的民风、民俗全部收于眼底，其间的惬意和惊喜，岂能用语言和文字表达清楚！在这里，我们感受到的不是边关的萧瑟，而是民生的和谐和安逸。

碧莹莹绵延数百里的葡萄园周遭，那广袤无垠的湿地和戈壁荒漠是否是曾经商贾穿行的阳关大道，我的拙眼无法识个明白。如今这里是阳关国家自然保护区，保护区肩负着对这块荒漠湿地的治理和对野生动植物栖息地的保护，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。特别是湿地保护直接关系到阳关这块“大漠水乡”景观的存在，更关系着敦煌文化名称和自然景观的存亡，新的时代，新的理念。山水相依，沙水共存。

阳关脚下的三姊妹

阳关已历经千年风雨沧桑，昔日的辉煌已经成为难以触摸的故事。那一曲苍凉悲壮的《阳关三叠》划过琵琶的琴弦，更是冷落了游子的思绪，但它卓越不凡的文化神韵依然光芒四射，照亮无数人前行的阳关大道。千年吟唱，千年守望。如今，当我们走近阳关，在聆听阳关古韵的同时，还得衷心感谢那些阳关千年的守望者。

阳关胡杨

提起胡杨，脑海中闪现的影像肯定是大漠夕阳，古道驼铃。的确，胡杨是沙漠中能够存活下来的古老而又珍稀树种之一，古代又称胡桐。胡杨具有惊人的抗干旱、御风沙、耐盐碱的能力，被赞誉为“沙漠英雄树”。

要我说，胡杨是沙漠中的精灵，离开大漠的胡杨是孤单的，离开胡杨的大漠是寂寥的，胡杨和大漠之间，真是剪不断理还乱。胡杨让大漠变得柔和宽厚，大漠又让胡杨充满神奇和雅致；是大漠成就了胡杨的一世英名，是胡杨成就了大漠的一世情缘。胡杨在大漠绽放的那一抹金黄，是大漠神韵中最动人的乐符。

如今，当我们站在墩墩山远眺，在阳关绿洲的周遭，只有流动的沙丘。然而就在这些不毛之地，不时可见到黄沙围困中茁壮成长的胡杨，在这里，胡杨执着得就像一个被忽

略的生灵，默默地期待着一个又一个明天，把金黄色的美丽年复一年地洒向大漠。为了适应极度的干旱和肆虐的沙暴，胡杨不得不变换着调整各种生存姿态，如鹰击鹤舞，如虎豹跳起，如骏马惊立，如龙蛇盘缠，如翘首远迢的行者……造型各异的胡杨，无不让人惊叹生命的顽强和不屈不挠。

每次面对胡杨，我都会情不自禁地追问，是谁抚摸到了水退去时的泪痕？是谁听见了汉唐古道的驼铃？是谁看见了掩埋楼兰古国的沙尘？是胡杨，是无畏的千年胡杨！当我仰望胡杨，秦砖汉瓦算不了什么，大漠孤烟也算不了什么。没有骨气的生命，根本抵挡不住风花雪月的侵蚀，胡杨是弱者的休止符，是勇者的感叹号。胡杨一千年不死，死了一千年不倒，倒了一千年不朽，铮铮铁骨千年铸，不屈品质万年颂。胡杨践行着生存的哲学：在苦难中积蓄力量，在抗争中成就自己。“沙漠英雄树”，名副其实众望所归。

令人心驰神往的千年胡杨啊，你在干旱的大漠中顽强生长，你在如火的骄阳中不屈拼搏，是你让“死亡之海”的大漠戈壁有了生机，你铮铮铁骨傲然屹立，让多少人在昏黄的大漠中有了憧憬，有了希望，有了力量！我真诚地感谢胡杨，我更真诚地感谢沙漠中的英雄。

阳关红柳

沿着阳关脚下的沙漠边缘行走，不时会在低凹的沙谷里遇见一堆堆、一丛丛郁郁葱葱的沙生植物，那便是红柳。红柳，能忍受戈壁滩恶劣的气候，把根深深深地扎入沙土中任由炽热的阳光炙烤，任凭肆虐的沙暴来袭击。

每到夏初，柔软的紫色枝条，针形的叶子上长出密密的叶瓣，不久叶瓣中便开始怒放粉红色的小喇叭花，一长串，一长串，远看就像一层粉红色的薄纱，轻轻地盖在树冠的顶上。艳丽迷人的红柳花，足以成为荒凉的戈壁滩上一道独特的风景。因此，红柳被冠以“沙漠皇后”的美誉。

红柳的特性在于它的坚韧，能够以一种超乎寻常的生命力，在极端恶劣的艰苦环境下生长，不但阻挡沙丘的移动，而且为荒凉的戈壁增添了活力。尽管大漠肆虐的风沙会不断卷蚀红柳周围的沙土，但它的根系紧紧抱着的那一部分却坚如磐石，最后形成一座座圆形的沙丘。